

三年結伴百般情

關品方（一九七三年，香港大學社會科學院畢業）

我自畢業以來，東奔西跑多少年一直在外工作，倍感與故舊疏離之孤清。至今我已在亞太區六個城市工作過，而且估計明年又會再有調動。這次我倒真希望回到香港（或中國）去，始終她是我們的歸宿和根源。或許我會因而經港滯港的時間會比較以前多些，可以參加「師友」計畫，出席「劉伶會」，與及各個溫馨聚會——例如那個「人生五十才開始」的飯局，或者每月一次的「正經會」。

同學會過農曆新年時曾有過逐家逐戶到同學的家中拜年的活動。較早期的同學會會員可能都和我一樣，對此記憶猶新。還記得七十年代中期某年走訪過不少同學的家。那時我們大都未婚，家是指同學們父母的家。這些家訪經歷是我印象特別深刻的。其中有麥炳良、謝錦添、陳毓祥、梁錦松、麥齊光、程翔、劉敏儀、麥齊明、朱丹娜，還有鄭自良、曾勵強、伍鎮環、馮紹波、朱裕倫等。他們也來過我和父母親居於葵涌的家。當年我們跑過的地方，不少是徙置區、屋邨、廉租屋區。那裏有我們共通的成長過程和經歷。

與陳毓祥君如今陰陽兩隔。陳君遭難，是我近幾年來感觸最深的事件之一。當天晚上我坐港龍班機從上海飛返香港（翌日轉赴新加坡），機上有當天的星島晚報，

頭條赫然是「陳毓祥魂斷釣魚台」。扼腕之餘，不禁淒然淚下。他狷介不群，滿腔熱誠，悲天憤人，在原則問題上從不妥協。茲錄張元幹賀新郎詞一首（略加改動），遙寄釣魚台之滾滾浪濤，致深切追悼之意：

夢繞神州路。悵秋風，連營畫角，故宮離黍。底事崑崙傾砥柱，九地黃流亂注？聚萬落千村孤兔。天意從來高難問，況人情老易悲難訴！釣魚台，送君去。

涼生岸柳催殘暑。耿斜河，疏星淡月，斷雲微渡。萬里江山知何處？回首豪情壯語。雁不到，書成誰與？目盡青天懷今古，肯兒曹恩怨相爾汝？舉大白，酌波濤。

（「酌波濤」或「波濤酌」均可。此詞有二韻。）

1998 年

新加坡旅次